



潮起潮落 ■陈明松

行走杨浦

值得回味的城市记忆“两万户”

■傅光达 文

邂逅总是叫人惊喜。我是从媒体上得知杨浦区区长白228街坊文化商业综合体五一期间开业系列活动信息的,4月底的一个下午,我特地骑着小蓝车去那里打卡,想亲眼见识一下十五分钟社区便民生活圈是怎么回事。

下车后,我兴冲冲地朝长白路158号一块标有“228街坊”字样的拱形新牌坊穿进去,就在这时,我与文友阿欣邂逅了。他也是得知信息后携爱人来围观历史风貌建筑的,他们夫妻的兴奋劲要明显高过我,因为曾居住于此,他们对曾经的小卖部、体育运动器材等老物件的回望与回味显得尤其深情。于是,我们开心地一道重新审视那被整体性保留、现在以崭新面貌亮相的12幢“两万户”地标建筑。

我们徜徉在这城市的新街坊,感受它无言的魅力。坦率地说,我不是第一次光顾此地。我虽然没住过这里,但有不少老同事老朋友曾在长白一村228街坊附近的“两万户”里居住过,像阿欣一样,爱国、传福、泰平等一大批人,他们的名字都传递着吉祥爱意,他们是工人子弟,父母辈大多都在杨树浦附近的工厂里谋生,不是国棉十七厂、国棉十二厂,就是杨树浦发电厂、上海自来水厂等单位的。多年前,我在企业任党支部书记兼工会主席时开展家访,曾多次来这区域观察过被几代上海人称之为“两万户”的老公房。虽然建筑历经几十年风雨剥蚀已显陈旧,但是当初它的横空出世正如从长白二村“两万户”走出来的作家刘翔所说:“它不仅开启了上海工人新村建设的新时代,更是演绎了无数上海人的居住生态模式。”

我跟阿欣夫妻驻足在“228街坊历史记忆”的图片墙前浏览,夫妻俩触景生情,不时指着图片对我叙述往事。我倾听着,每一栋房子、每一个街坊,乃至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记忆,上海的工人新村包括“两万户”无疑是一段无法抹去且十分珍贵的城市记忆;上海不仅有传统而典型的石库门基因建筑,还有让无数市民津津乐道的工人新村,其中“两万户”非常令人难忘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期,在陈毅市长的关心下,人民政府为解决上海

300万产业工人的住房困难,以“工人新村”为理念,分别以沪东、沪西两个工业区为重点,兴建了9个新村可供两万户家庭居住的住宅,“两万户”因此而闻名。长白228街坊就是首批“两万户”小区之一,时有“一人住新村,全厂都光荣”的流行口号,从中多少透露了些时代的心事。“两万户”住宅参照前苏联集体农庄结构模式,两层立帖式砖木结构,前部高两层,后部为一层披屋。1室至5室在底层,6室至10室在两楼。煤卫5家合用,厨房、厕所均在底层。

“小辰光阿拉家住在5室。”阿欣妻子回忆说,“后来结婚后跟他在两楼10室住……”我们依序进入“两万户”复原的记忆馆。

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。当时的“两万户”缓解了上海多少三四代人蜗居一隅的家庭窘境啊!那批搬出“滚地龙”,告别由稻草竹篾搭建成棚户简屋的劳工,终于住进了底层有木门汀二楼有木地板的新房,怎会不心花怒放呢?这不单是居住者生活条件的改善、生活质量的提升,更是所有上海工人的大喜事呀,那是时代序言,既精彩又意味深长。

“那时候住在底层感觉很闷热。”走出仿旧的老屋,阿欣妻子继续对我说,“小辰光没有电风扇空调,就整天在房子前空地上与年龄相仿的小巴腊子白相,跳橡皮筋、打乒乓、做游戏,开心是真开心,但热得我生过热病头……”

“是的是的,我也有生过。”阿欣妻子满满的回忆杀,引来了一大批到228新街坊来围观的50后爷叔潮妈的共情附和,他们都参与进来一起怀旧,七嘴八舌地缅怀童年时在“两万户”生活的乐趣与烦恼。经过打听,原来他们不是228街坊的老住户,而是来自长白二村、控江二村和凤城新村的曾经“两万户”居民,他们有着共同的工人新村情结。

“那时候邻里关系相当融洽,不是在厨房间碰面,就是在厕所间相遇。烧饭时场景十分闹猛。各家大人操着南腔北调的家乡话交流和呼唤自己的小厨,风土味、烟火气浓得不得了……”

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。起初只要有房子住的愿望实现以后,“两万户”的居民切切实实感觉惬意了若干年,但人的愿望随着时光移动总是不断在变,物质文化需求在逐渐扩大。人

从懵懂无知的童年成长为多愁善感的青年,烦恼也在不断增加。“两万户”的“老旧小”问题越来越明显,四五户人家合用厨卫越来越不便;厕所没有马桶坐便器,只有水槽糟坑越来越别扭;洗澡没有淋浴设施,得自家提水放入木盆里越来越不爽。邻居间纠纷渐起,互相猜忌,厨房间里就辣与不辣的炆锅也会引发一场争吵,各家连油盐酱醋调味品都加上了锁……

进入新世纪,“两万户”终于迎来了大规模的拆迁。228街坊到2010年先后经历过两次动迁。2016年,该地块作为城市更新项目,实现了整体协商搬迁的目标。在千禧年来临之际,阿欣夫妻已自筹资金买了公寓房,搬出了爱恨纠缠的“两万户”。

看到眼前似曾相识又时尚翻新的草坪露营、国潮优品集市、智慧型净菜超市、健身房、城市书屋、亲子学堂和党群服务站等历史风貌街坊的新空间,阿欣夫妻俩情不自禁地说:“真是华丽回归啊,我们这帮人看到这些非常有感觉,非常有味道!”

是啊!如果说留住乡愁离不开人们曾经居住过的乡村,那么,传承城市的记忆同样需要有承载魅力的场所。现在有了,长白“两万户”228蝶变为具有社区服务、文化功能的新街坊,“老旧小”房子变身时尚元素满满的“城市客厅”,这不仅仅是树样板、惠民生,为周边居民带来“宜居、宜业、宜游、宜学、宜养”的家门口幸福生活,更是体现了城市建设更新尊民意、顺民心,始终坚持以人民乐享生活为核心的理念,从而打造了既能承接回顾历史、又可承载面向未来的潮流地标。

我忽然想起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曾在《看不见的城市》中写下的一句话:“无论如何,大都会的另外一种额外魅力,乃是透过它的转变,我们可以怀旧地回望它的过去。”长白228新街坊,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现实版,这是杨浦区魅力的魅力所在,也是整个上海的荣光。

由于阿欣夫妻晚上与老邻居有约,我便与他们挥手告别。回家途中,我的手机不经意间传出一首经典老歌:“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,让它牵引你的梦,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,已记取了你的笑容……”这是《追梦人》。蓦然觉得,我们的回望与憧憬,不就是为了追梦嘛?

世相百态

古诗词班

■邱伟坚 文

老年大学内,人气最旺的当数古诗词班了。每年开学时分,课堂座位满员是必须的,可仍然还有学员络绎不绝地来报名,实在推辞不掉的,辅导老师只好增设加座满足需求。课堂内有学员甚至自退休之日起就在这里学习,眨眼一二十年过去了,如今还推着轮椅车来继续求学。

这是一个老有所乐、老有所长的好场所。在这里,可以从唐诗宋词中领悟到先圣们有容乃大的胸怀,折服于被流放僻壤仍不忘忧国忧民的理想;可以品味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的气魄,欣赏“若非巾柴车,应是钓秋水”的情怀;课堂休息时,涌到讲台前向老师求教,课后意犹未尽,仍聚在一起作进一步交流。

有学员写了首诗发在微信群里,好家伙,可以跟进十几首和诗

词,借此各抒己见。人气爆棚不说,学员们由于拥有不同的丰富阅历,有人在报刊上屡有佳作发表,有人出版了诗集,往往为了一首诗中的一个字眼,探讨交流许久,激发共鸣。任课老师有着几十年的教龄,有功底又敬业,每次认真备课,从作者简介、历史背景及自己领会的诗言志诸多方面娓娓道来,教学相长,收获良多。

这样的时光真的让人留恋,为退休生活带来几多雅趣和欢乐,许多人说会一直持续学下去,直到坐上轮椅、直到生命的终点……殊料古诗词班也遭遇了花无百日红的尴尬,三年来期望着“雨后天晴”的日子早点到来。今年三月复开班,兴冲冲踏进教室,老师一如既往地认真教学,学员依旧目不转睛地学习,只是明显感觉不一样了,以前课堂坐得满满的,现在怎么空出来一半的座位?打探下来有去旅游的、有去异地带孙辈的、有说落下了许多课程不想再学的——深层次的是源于学员的青黄不接,老学员日渐稀少,新近退休的对此兴趣不大。

雨过天晴,愿古诗词班能够恢复昔日的盛况。

意犹未尽

夏色里的乡愁

■李德生 文

我的家乡在鲁北乡村,初夏的乡野绿满大地,一条条黑色的柏油马路像细腰带,纵横穿绕整个平原,大小村庄点缀在夏日绿色的海洋中,碧森森的植物在五月的雨中中滋长。

夏日雨后的乡村,空气里渗着酽酽的绿,似乎可以抓一把下来。绿的浓郁,浓的滴翠,浅的发白;随随便便、深深浅浅,每种草木的绿都那么特别,谁也不模仿谁,谁也不重复谁。在深碧浅翠中,阡陌沟坡上的苦菜花摇晃着金灿灿的小黄花,给初夏一抹浅浅的笑意。

布谷鸟在幽深的绿丛中唱着:“布谷——布谷。”声音里带着点闲散,给夏日的乡村渗透了一种抒情格调。

路边的柳树婀娜多姿,绿叶青浅,透着一种漫不经心的味道。蓬头柳是个妈妈叫不回家的野孩子,乱蓬蓬的头发怎么也弄不整齐,树冠松散地凑在一起,不知是谁说了个笑话,惹得每个枝条笑得前仰后合,随风乱舞。

调皮的风凑过来学舌,把笑话传给远方的绿杨,高耸的杨树不一会儿,也哗哗笑得摇摆起来。

湖畔、湾边的垂柳似俏丽的村姑,长长的发辫,随风柔柔地飘,流露着风情万种,顾盼神飞。它轻轻给湖水一个吻,那吻荡起一波一波的涟漪。湖水就像害羞的小丫头,急急忙忙地逃走。

老宅上的红枣树,没有好身段也不那么动人,身上还有针刺。虽然貌不惊人,但它是家里的古董,虽有上百年的树龄,仍生机盎然。初夏时节,暖风吹开了枣花,呈现出“薰风吹送枣花香”的美景。枣花如米,一粒粒,一簇簇,沐浴着阳光雨露,绽放出自己金黄的烂漫。小园里飘动着枣花清幽的馨香。蜜蜂来了,蝴蝶来了,麻雀也欢歌起舞,一幅“野枣花含新蜜气,山禽语带破晓声”的美丽画景。

再看看村里、小区里的槐树更是绿郁葱茏,茂密浓荫,如同一个

硕大的遮阳伞。槐树有国槐,也叫家槐。叶子椭圆形,呈墨绿色,树冠比较大。儿时,记得胡同口有一棵大国槐。夏日,邻里都在树下纳凉。后来因邻里盖房,就把槐树砍掉了,真有点惋惜。

而那“槐花不识春归去,犹把香风泼满天”的刺槐,又叫洋槐。润白的槐花一簇簇的盛开着,挤挤挨挨地缀满枝头,风拂处,宛若一树树招摇着的小水晶,摇曳生姿。琼洁的槐花把五月的故事一串串地高挂在嫩绿的枝头,用淡雅的色调修饰五月绿肥红瘦的素洁衣襟。

槐花垂挂像一道道帘,帘外,晨曦醉云霞,好一幅静美的油画;帘内,鸟雀在槐树枝杈间上蹿下跳,叽叽喳喳,好不惬意。蜜蜂、蝴蝶围绕槐花翩翩起舞。一树花开,十里芬芳。捋一把槐花放到嘴里嚼一嚼,香甜满口,清新满怀。

浅夏家乡最旺盛的还是地里的梨树和庄稼。我的家乡是有名的“中国鸭梨之乡”,几十万亩梨园,树枝上青青的小鸭梨掩映,沾着晨露,沉甸甸地坠在枝头。

麦田里一片一片的绿麦,正在孕育灌浆,摇动着小满的麦穗,麦香清清,麦浪翻滚,期待丰盈成熟时颗粒归仓。亭亭而立的玉米,油汪汪的绿,一排排站立着像值勤的哨兵,齐刷刷,瞭望着远方;长而宽大的叶子左右对称,绝不逾矩,像绿色军营里操练的士兵,整齐,划一,雄姿英发,让人爽心悦目。

夏日的乡村,绿得生龙活虎,绿得让人陶醉。时光清浅,乡情悠悠。人生就像一场旅行,总是在草木中前行。走过春花秋月,走过流年似水,舀一勺思念,放到夏日中品读。那乡愁,在眼眸,在眉间,在咚咚跳动的心里,静静地韵动着,柔润着整个心房,温柔的微风吹过绚丽的初夏,乡愁就在家乡最美的夏色里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